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

四十九  
五十九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錫五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sub>臣</sub>秦泉

謄錄監生<sub>臣</sub>秦澧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春正月己亥朔不受朝詔諸州自來不造酒處許以公使錢造每百貫造十石額外造者以違制論

見會要七年正月一日

頒諸班直禁軍名額

會要具載名額資次或並附此

癸卯定教閱諸軍其勦教戰法委主將度地之形隨宜

施行

甲辰將作監主簿書寫熙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王夏為大理寺丞賜緋章服夏管押蕃部都首領轄烏察等及齋賀表至闕上特引對故有是命

乙巳詔諸路應災傷至甚州軍合發春夫委轉運司相度減免以聞

丁未司農寺言諸路義勇保甲令逐州管勾常平官兼管勾點檢從之詔知忻州蕭士元秘書丞呂大忠與

北界差來人議定奇嵐軍地界上批北使耶律洞在館

屢生事可令曾孝寬等具析移文誠勅之於是備錄館伴

所文字下雄州移牒涿州

肅士元六年二月一日罰銅時任太原代州都監耶律洞

乃賀正旦使去年十二月實錄三本並脫此段已追書訖

庚戌永興秦鳳路察訪李承之言中書下楊蟠奏諸縣

並無百姓經察訪司陳訴用稅敷錢不等臣初入境見

百姓經提點刑獄司陳狀者千八百餘人即申司農寺

近再過華州又有鄭縣百姓七百餘人赴本司陳訴皆

蟠詐妄不實詔永興軍路安撫司關送推勘院蟠初以

同管勾陝西制置解鹽兼常平等事擢永興軍等路轉

運判官

五年十一月  
蟠權運判

承之出使即按蟠不法詔罷蟠轉

運判官令安撫司鞫其事蟠數自辯王安石又主之竟

免它責

蟠被按及罷不得其詳承之本傳云蟠倚勢不法所謂勢則指安石也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錄安石云昨楊蟠不待劾而罷則其罷運判當在六年冬今附見朱史削去此段簽貼云只開送制院別無施

行蓋蟠卒免重責耳當考日錄六年九月初五日二十三日十一月月初一日初七日十二月初九日二十二日

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二月九日凡八處目錄皆有楊蟠事  
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

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樣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上  
編成弓式初在京及諸路造軍器多雜惡河北尤甚至  
是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齎新造軍器付諸路作  
院為式遣官分諭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習用  
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準朝  
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  
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  
人所陳非已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

否遂從而寢荀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而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以試而臣之愚慮



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  
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  
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齋送往逐司定奪則是  
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  
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  
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  
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  
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

朝廷之心膺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倒  
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  
也而臣等雖不肖然上托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  
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為輕而非所  
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  
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  
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改乞從本監奏乞就一司同議上由是遣管軍郝質赴

監定奪皆以為便而施行焉

此據惠卿家傳增入九年四月二日當考五月十七

日衛端之得罪惠卿家傳乃以遣郝質諸監在端之得罪後當考

詔諸軍十將以下

至長行遇有功及呈試武藝當轉資不願轉者每一資  
有工人賜絹十五匹呈試人十匹

辛亥賞收復洮岷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湜等八人  
各遷三資蕃官李楞占訥芝溫裕勒等十一人各遷兩資  
蕃僧馬遵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班殿侍至  
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湜獨辭所遷官曰

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

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湜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

知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湜懌子也司馬記聞

云王韶開熙河諸將皆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不受今附其事於此湜知原州及為皇城使未見除用月

日當考 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涇原等五路置常

平倉從之 詔兩浙察訪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同相

度第五等戶所出役錢至少今若減放以寬剩錢補充

如支用得足即盡蠲之其以家產或以稅錢均出而不

分等處即截自若干貫百以下放免以聞

舒亶傳衆輕易舉當考已

附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年四月二日五月十六日又十月九日去年十二月陳樞云云當考

乙卯皇第三子俊為彰信軍節度使永國公

丙辰龍圖閣直學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同判太

常寺張燾知河中府尋改鄧州

當是緣劉季孫去年三月辛酉所言

詔

自今諸州具屬縣旬申雨雪尺寸上提點刑獄司本司

類聚上司農寺類聚月奏有稽違者糾之先是雨雪狀

諸州徑奏朝廷以為繁故改法令司農寺編排繳進而

司農亦以為疲於省覽又從其請而降是詔河東經略都轉運司言同相度乞罷創置吳堡其寧星和市依舊開通從之

丁巳詔河北西路兩地供輸戶舊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詔荆

湖路察訪章惇具建懿州四至地里所管戶口置官屯兵次第以聞時惇言南江州峒悉已平定請建州縣城寨故也

四月十九日建沅州

知大名府韓絳言本路安撫司累

歲封椿紬絹或致陳腐乞下轉運司用新紬絹或錢銀對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戶入抵出息其餘經略安撫司封椿物亦乞依此從之

已未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通遠軍渭水所出即古渭州鎮戎軍本高平郡即古原州蓋昔以陷沒故取州名建於他郡民間呼今原州為底原州呼鎮戎軍為故原州蓋不忘本也今疆土如舊理宜改正欲乞以原渭州名還賜鎮戎通遠軍其二州別賜名額不報

庚申詔勒停人趙用叙左藏庫副使增差懷州都監用  
嘗為雄霸界河巡檢有威名北人謂之趙虎頭者也以  
過停廢至是稍收叙之以旌其才

用廢在五年  
閏七月庚申

福建

路轉運司言漳州漳浦縣瀕海接潮州山有羣象為民  
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

辛酉熙河路安撫司乞撥地二千頃籍所入為公用從  
之 詔河北東路義勇保甲令農隙以前編排了畢賜  
兩路錢各十五萬緡 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



沿海州郡地廣一遇豐歲則穀價甚賤可於沿邊州郡  
瀕海之地募人為海運則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  
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以聞訖無施行者

詔已差李憲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可續差兼

秦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

日錄二月二十三日  
有論議今附見本日

壬戌遣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王中正詣熙河路  
以土田募弓箭手若地有餘即召人承佃其措置事及  
所當用錢並令經畧司應副所募人毋拘路分遠近不

依常格差官召募仍親提舉所至別路州軍當用錢物  
並於轉運司借三司撥還 賜知鳳翔府蘇寀知隴州  
狄詠獎諭敕書仍各賜絹百匹前通判秦州陳紘今任  
知開封縣滿除三司開封府推判官通判熙州劉宗傑  
除秦鳳路轉運判官寀等並以熙河路經畧使王韶言  
應副軍須有勞也 宗傑通判熙州實錄闕熙州兩字二  
月一日自熙州通判除秦鳳運判今  
增 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慶厯皇祐中秦州  
以鹽鈔川交子令民間變賣至今尚負錢萬餘緡乞特

蠲放以寬邊民從之

癸亥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先已遣蒲宗閔沈達今復遣杞其後上與輔臣論及市易馮京曰曩時西川因攤買物致王小波之亂故今頗以市易為言臣檢實錄實有此說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饑民衆不為官司所恤遂相聚為盜而史官乃歸咎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搬取孟氏府庫物以上供於饑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

願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為變也

馮京云云見日

錄二月二十三日朱史乃附見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誤也三月十六日云云四月五日罷相度

詔

諸州縣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並分為兩案吏人不以次  
選差每案三人縣毋過二人月給食錢毋過七十州毋  
過十千若因事取財依轉運提點刑獄等司法從司農  
寺請也 詔開封府界呈試保甲免本身夫役

甲子梓州路察訪常平等事兼經制夷事熊本言自十  
一月已卯親將蜀兵東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

殺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  
因即撫定之及於所得地內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  
三壕面荔枝激等處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  
建置橋閣里堠悉已周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水路  
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即至軍前設誓永不犯省地凡得  
夷所獻地二百四十里已募人墾耕其屬夷悉已聯為  
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范百祿於今月辛酉  
全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及差次軍前功狀

續具以聞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消井享士題名本以

六年五月自東府掾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寧遠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禄至消井享士其稱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無疑但不應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實錄誤編入此姑從之 先是提

舉河北路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

而堤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詔程昉分析

河渠志宗

師言昉十六罪於是進呈讀至宗師言昉奏稱百姓乞

淤田臣勘會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據差去檢踏

官取到逐縣乞淤田狀但不曾户户取狀上曰亦無人

戶狀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縣官吏狀足矣何  
用戶戶取狀程昉奏乞淤田既無狀即難明虛實然為  
朝廷宣力淤田至四千餘頃假令奏狀稱人戶乞淤田  
一句不實亦無可罪之理陛下於讒慝小人尚能容覆  
如何為國宣力之人乃不錄其功惟求其一言半句之  
差便以為罪上曰若果淤田有實利即小小差失豈可  
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耳王安石曰程昉淤田既為韓宗  
師所奏故令程昉差一官又令京東轉運司差一官同

檢量定驗韓宗師乃不依常法差一獨員監當官徃定  
驗決無庇蓋程昉之理今檢定到出却好田一萬頃又  
淤却四千餘頃好田陛下猶以為不知淤田如何臣實  
不審陛下所謂上言昉昨修漳河聞漳河歲歲決修漳  
沱河又却無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却三縣民田百姓  
羣至京師經待漏院出頭謝朝廷差到程昉開河除去

百姓三二十年災害

林希野史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

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即繆云詣闕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



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之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當考 六年九月丙辰賜侯叔獻等田可

并考本議漳河西岸去山不遠更不築堤既不築堤即水

大自湏抹岸勘會累歲抹岸才侵著五十頃地其間却有鹵地因淤更生良田又假今年年壞却五十頃地即計三縣所出利害多少亦不宜謂之有罪而無功如滹沱河為事干塘泊故與密院議初未嘗言不可興修既已興功至於放水乃言滹沱河不合入塘泊臣以為滹沱河舊入邊吳淀亦是塘泊新入洪城淀亦是塘泊若

俱是塘泊即淤却上泊與下泊不知有何利害之異譬  
如作城缺却南邊與缺却北邊有何利害之異此自是  
密院議論如此豈是從初失相度不留下尾陛下平居  
納姦人譖訴故為陛下盡力者常求其罪如不及至於  
姦人情狀殊未省察如中書密院行遣自来即無中書  
劄子為頭却是密院收接行遣如程昉事即密院兩次  
收中書劄子所施行事一面進呈行遣計此事不容吏  
人都不知自来行遣事體緣欲宣言陛下甚怒程昉欲

令小人迎合聖意不留中書劄子於密院行遣即無以  
為驗羣小如此情狀陛下曾不省察乃患人情難知臣  
恐陛下所為如此即人情終無可知之理如言漳河年  
年決壞為有害無利宜有其人陛下平居納受其譖又  
不考驗乃常含怒開河之人惟其無罪而已即有犯比  
餘人必百倍見困不知如此欲令何人肯與朝廷宣力  
於是請案實開漳河事上許之又逐條讀程昉分析上  
曰若韓宗師所言果不實朝廷何惜行遣令轉運司考

# 按其事

韓宗師提舉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各差官檢定淤田宗師固未嘗兼京東

轉運司不知何故却自差官蓋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

差官檢定河北淤田初不問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又差

獨員監當官故王安石以為違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

程昉遷官可考沈括筆談云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

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

澤之地瀦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

置酒賞蓼花作詩數十篇令坐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

京師人初莫諭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厯中內侍楊懷

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諸澗皆以徐

鮑唐沙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滹沱漳

其易洑等水下并大河於是自涼州西北沉遠灤東盡

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瀦深濶有及六十里者

至今倚為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

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

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游民刮鹹煮鹽禁時為寇盜自為濶樂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括筆談武附和王安石說今附注此待考八年閏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與韓宗師同放罪考程昉尋奏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

添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河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

并回滹沱河下尾

此據本志附安石請按實開漳河事下

乙丑高麗國進奉使金良鑑副使盧旦見於垂拱殿

翰林學士曾布知制誥呂惠卿為河北東西路察訪使布西路惠卿東路知岷州高遵裕乞給錢三萬緡令

逐族蕃官首領互相保識借請青苗候來年豐熟日為  
一料送納從之 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溪峒田州  
填乃等峒產金可置場治乞就差知邕州宣化縣鄧關  
監金場從之 都水監請權停修白溝河移夫浚自盟  
河從之初詔白溝河置牐行運分三年修而同判都水  
監侯叔獻以為差夫日逼又見被命提舉汴河隄岸打  
凌未可即往白溝因言自盟河係疏泄汴河以南民田  
積水最為大川近歲失於浚導水嘗為患乞輟白溝夫

修之故有是詔先是王安石白上欲且罷白溝修汴南水利上曰人多以為白溝不可為而獨見可為若遂修成甚善安石曰果不可為况未曾費用功力罷之誠宜

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

安石白上擬日錄十二月二十

一日事今附此初治白溝河在六年五月十二日又八月十六日又十月十九日至此罷十月十九日事附八月十六日本志云都水言自盟河畝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移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

丙寅詔自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並綴兩省班初御史臺言起居日兩省班闕官乞令待制為給諫者除權三

司使外及直舍人院同知諫院修起居注遇起居日權於左右兩省班叙立候正官員多仍舊從之至是中書言兩省員數稍多乃降是詔而同知諫院不預焉 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兩浙察訪沈括言常州無錫縣逃絕詭名挾佃約五千餘戶及蘇州長洲縣戶長賸納稅有至二百餘緡已選官詣逐州根究及慮人戶隱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縣官吏能悉心究見欺弊許令改正更不問罪其隱陷稅苗課利人限兩月自



陳特免追毀從之

丁卯詔諸漢蕃義軍義兒私易賣官印馬徒一年老病者即呈驗印退字許賣即不申官各減私易罪五等

上與王安石議陝西諸路置帥欲用蔡延慶為環慶或涇原安石論其不可上問孰可者安石以章惇對其次趙子幾有大略上曰惇似可子幾麤疎又問李承之何如安石言承之曉吏文使為都檢正或可若作帥即不通物情上曰承之察訪陝西亦通物情但與楊蟠異論

爾安石曰陛下問臣可作帥與否臣不敢不以實對不  
為其與楊蟠異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二月己巳朔知熙州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韶為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路軍馬糧草先是韶自熙州入覲與二府議夏國事於資政殿韶請一中人在軍中往來奏事王珪曰中人監軍非善事若

陛下於韶無疑則不須如此韶又請王安禮蔡天申為帥府勾當王安石以為不可安禮安石之弟而天申乃挺子也上曰韶此意不過欲執政協力耳安石曰臣為執政大臣若無子弟在軍中即於國事不肯協力此乃姦宄之人陛下置姦宄之人以為執政不早改命而遽圖西夏恐失先後之序上曰韶意不知卿故如此言韶議築贛納克城須兵三萬上令韶兼四路制置糧草安石曰今未有實事先張此聲徒致紛紛非便衆皆以為然

上終欲韶兼之曰大臣與之協力乃令韶敢任事安石  
曰臣非與韶爭爵祿又非與韶爭功名若韶能申威四  
夷陛下有堯舜之文湯武之武則臣預有榮焉何敢不  
與之協力但於國計當然爾欲俟築贊納克城畢乃議之  
上曰贊納克既為咽喉之地西人必爭則須兵力首尾相  
援涇原秦鳳若不令韶兼領則緩急無以應敵王安石  
等曰前日之議未欲令韶兼領四路者恐虛名以形敵  
而失我實利耳今既止兼兩路壤界相接恐亦無傷故

有是命又賜韶崇仁坊第一區銀絹二千授其兄振奉  
禮部弟大理寺丞夏三司勾當公事令侍母於京師

右司郎中知齊州李師中為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既而

王安石論師中詐冒不可用即罷之五月一日知制

責和州

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軍器監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三月十三日

詔三司出內藏庫絹二十萬赴熙河經

惠卿云云

略安撫司以備軍賞 王韶言乞鄜延路環慶路各差

將官一員選土兵弓箭手各千五百人涇原路苗授選

土兵弓箭手萬人秦鳳路選正兵蕃兵弓箭手萬人本  
路選七千人總三萬人一舉修築贊納克城詔廊延路差  
曲珍環慶路差林度各於本路選募三千五百人內馬  
軍一千大小使臣指名申經略司差候見王韶移文起  
發秦鳳路萬人減二千其將官令王韶以名聞上與王  
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為先務安石曰雖  
然若不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為陛下盡力推行食哉  
惟時之政事 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

哉如不免畏人必是事尚有可思處

庚午昌王顯嘉王顯言皇子已授節藩況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宮之地世為子舍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順事兩宮顧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倫之愛顯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皇城之內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熙河路經略司言岷州新復蕃部地有金銀銅錫苗脉乞差



左藏庫使劉惟吉兼管銀銅坑冶從之

辛未于闐貢方物 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權知延州

趙高為天章閣待制知延州 樞密院言武舉補試生

員前此無立定時限四方游士困於伺候乞隨在學上  
舍生以春秋二時引試仍下進奏院遍行庶使遠方通  
知朝廷招徠之意從之 河陽言連年災傷常平倉賑

濟斛斗不足乞兼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  
及賑濟飢民 上憂契丹以為全未有備語執政且與

協力措置王安石曰此事非臣所能及在陛下力行而已上曰河東因謫王慶民等器甲遂大整齊安石曰謫王慶民等後來陛下曾更使人按視否如不曾按視徒聽傳聞之言恐未可知就令目前餘威尚能使人儆戒不知久遠能不復怠廢否恐須立法歲遣人偏加存省即可保無怠廢如陛下向賜錢與陝西路諸帥回易教閱士卒後來便不聞陛下使人點檢公使錢如何支用教得士卒孰精孰粗若每事如此不隨以考察即多立

條貫何為天下事要亦無多但少立條貫精加考察而已因問上河北曾令如京師教閱否上曰未曾恐費用多安石曰京師費用幾何上曰已支萬餘緡又有能造謗議動人耳目者曾孝寬云教閱已支過二十四萬緡問誰言此云是薛向說三司供支過數乃是將祇候庫一年諸般支用二十四萬緡都說作教閱使過實只萬餘緡爾安石曰河北兵幾何上曰七萬爾安石曰若減萬人却歲以其糧賜教得見在兵精即不為妄費也上

以為然翌日樞密院具文字同進呈安石曰須且令樞密院將京師支過錢物計算仍將河北兵計一分至十分所支錢物逐分合用錢物幾何

乙亥日當并此

壬申知許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韓維為翰林學士承旨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龍圖閣直學士孫固知成德軍先是上以固東宮舊僚嘗問固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從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

國固數議事不合久之乃出守 知瀛州天章閣待制

韓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詔縝以瀛州事付河北  
東路都轉運使劉瑾亟乘驛赴闕時契丹將遣泛使蕭  
禧來召縝館伴故也上謂王安石曰契丹若堅要兩屬  
地奈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許上曰不已奈何安石  
曰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辯而已上  
曰若遽交兵奈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上曰然則奈何  
安石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爾馮京

以為我理未嘗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為太祖  
所滅安石曰今地非不廣人非不衆財穀非少若與柴  
世宗太宗同道即何至為李氏若獨與李氏同憂即必  
是計議國事猶有未盡爾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財

力無畏敵人之理

陳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  
必造神考聖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二數也至於何嘗  
理曲之言歸於神考則矯誣乖悖尤為甚矣

知諫院

鄧潤甫請京東路逐州管勾常平官許轉運提舉司於  
入通判職官人內奏舉不惟新法因此可以推行至於

一州政事亦有所賴詔自今逐州管勾無官可差許奏  
舉簽判或職官一員廢鄆州東平監以其牧地聽民  
出租以其馬給禁兵郵傳其下斥賣遣羣牧都監宋有  
志秘書丞朱鞏分泄其事初以建議者言東平監馬小  
弱不給軍須又孳生者不償病死而修繕棚井百物皆

科折於民故廢之

兵志云七年又廢東平監以其地賦  
民後遂廢高陽鎮定太原大名定州

五監如東平故事廢五監在八年  
閏四月十六日又九月二十五日

真定府等路走馬

承受任端言點檢河北路作院方沃以二月二十四日

至真定點檢防城甲仗兵器了畢至二十七日起離訖  
上批沃至真定止留三日除到發人事往還外計不過  
二日以一府兵械不知幾千萬而於百刻之內閱視安  
能周悉徒為奔走無補於事其令軍器監條約以聞

癸酉知高麗國王徽以書及土物送中書樞密院詔付  
市易務斥賣以市綾羅紗等令二府各以書答之 詔

籍虔汀漳三州鄉丁槍手等以制置盜賊司言三州壤  
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為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遣比



部員外郎同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乘驛詣熙河路  
根究放凍役兵有失存恤致死損及散入蕃界事狀上  
以熙河役兵死亡甚多顧輔臣惻然久之且曰此何異  
以政殺人故有是命仍令希顏至修築城寨工役處分  
委使臣時其飲食居處以撫循之別立勸沮之法以聞  
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等言疏濬二股及  
清水鎮河已通快其退背魚肋河三道可以閉塞庶大  
河水併入清水鎮及二股河兼退出民田不少詔如疏

濬正流河道已深即閉塞初外都水監司勾當公事張倫請於第五埽上下簽開直河可以引水勢復還二股故道命監丞劉璿王令圖程昉參議以子淵等領其事

又開直河深八尺以浚川杷疏治之至是子淵自言疏

濬功狀故有是詔

此墨史舊文按會要七年六月載開直河乃王令圖等建議事在六年十

月或張倫發端而令圖等從之子淵等閉斷魚肋等河  
辨撈水勢令入二股河當即是此時申請但實錄序述  
稍不同耳若子淵自言疏濬功狀則恐太早須更考詳  
其會要七年六月所載事已附本年月其賞開直河及  
濬川杷功則在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賈世京以開直  
河功減磨勘在六年六月十七日安石請以杷浚汴在

六年十一月八日丁未  
井本志所書並合參照

甲戌祕書丞崇文殿校書王安禮為館閣校勘 詔都

大提舉汴河隄岸屯田郎中王庠巡河西頭供奉官劉

温其並勒停贊善大夫知雍邱縣陳敦都監供備庫副

使許湘主簿李侗各衝替時議者以汴流冬不須閉口

可通漕運及是河水壅水溢岸庠等由此得罪

朱史云  
河水壅

塞而庠等不即打治致水溢岸故有是責此蓋為不閉  
汴口諱也今仍用墨史舊文時政記王庠特勒停在十

一月戊子今從實錄四月二  
十六日王玠等遷官可考

乙亥王安石議以賞罰教閱五路諸軍上計河北一路  
八萬九千人當費錢數萬緡安石曰若減四千人兵糧  
即已足用今教閱得一路皆為精兵不知減却數千人  
便為有闕否若只如今日不教閱雖更增一倍緩急何  
補吳克以為財用亦可惜安石曰契丹才有泛使士大  
夫已洶洶及至教閱即惜財用如此士卒何由精也

初三

日初議此十一日所議與此同  
差更詳耳兵志第四卷亦有此

丙子熙河路承受公事李元凱言趙家山採木并防拓

使臣殿侍軍將孫貴等及廂兵弓箭手二百九十三人  
馬五十四匹為賊所擄詔貴等依陣亡例推恩令經略  
司錄其孤以聞餘賜賻有差 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

曾孝寬比校三人五人隊法可疾速比校具事實以聞

後惠卿等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隊法

此據朱本  
當考新本

削去六年五月八日初教三人隊十二月六日又十  
一日又十六日并此年十月未本志云云並合考

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廊延路按閱諸軍點檢器甲

此據

御集是日上召對輔臣於天章閣以謀報契丹欲復求關

南地也王安石曰此事恐無縱有之亦不足深致聖慮  
上曰今河北都無備奈何安石曰其使來果出此徐遣  
使以理應之若又不已亦勿深拒但再遣使議要須一  
年以上足可為備上議擇河北帥欲用郭逵為定州安  
石曰陛下當國家閒豫時不修政刑使逵有所忌憚緩  
急乃欲用逵臣恐非宜且逵言摩正恐來秦州作過臣  
才能短淺無以措置伏乞朝廷相度處分摩正至無足  
憚然逵尚敢挾之以侮脅朝廷若握重兵外挾契丹陛

下如何可以節制上曰達必不敢旅拒安石曰以摩正  
侮脅朝廷豈非旅拒上曰達弟與王韶爭安石曰王韶  
是陛下所委總制外藩乃起大獄使人至江淮兩浙散  
捕無罪之人造成其無根之罪外則興獄內則侮脅朝  
廷如有畏上之心何敢如此上意堅欲用達安石曰陛  
下圖契丹此第一事乃已失計如此臣何敢任安危之  
責更乞陛下審計容臣與密院退更審計明日取旨上  
曰只此是安石固執不可上猶不已安石曰陛下決欲

用達斷在聖心然臣不敢不盡臣所見而言上曰若議  
論不同達亦何敢安職安石曰達所為當理臣豈敢沮  
之若所為不當理臣既初議不以為可用但當避形迹  
不言爾上曰如此豈可乃令明日商量上又曰必不得  
已恐不免棄瑕錄用宋要錄云尋以三  
司使薛向知定州吳充白上乞  
且減省騷擾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  
數年特不科配銀絹至於其餘百色無一毫科配如何  
反有騷擾上曰當是向來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



定保甲乃可見事實大抵七八丁乃著一夫有何騷擾  
初自河決遽調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騷擾調  
數萬夫塞却河致恩冀數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墾何  
名騷擾塞滹沱河又出田幾萬頃灌田四千餘頃縱未  
經打量不知萬頃實否然亦須五六千頃并淤到鹵地  
亦自萬頃又開漳河出三縣人田皆耕種百姓至羣聚  
來京師謝朝廷為之除害如何謂之騷擾充曰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安石曰民既難與慮始此所以煩朝廷

驅使况亦不聞百姓以此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紛紛爾

丁丑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薛向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定州王安石既言郭逵不可用上問孰可安石請用向上謂向不忠信不如趙高安石曰高與向亦不相遠陛下知其不忠信若以道御之則狙詐咸作使如其不然則中才以下孰不為誕謾者上曰人材少須養育安石曰陛下不分別君子小人即人才何由

長育上意猶欲用達安石曰今但令修理城郭器械教  
訓士卒如向足矣或有邊事須陛下別用人總制上曰  
今且用向達候緩急別商量安石曰臣不見達緩急可  
用達項節制一路不知有何斬獲西賊勞績既無斬獲  
西賊勞績不知訓練得士卒精於餘路否臣又不聞達  
訓練士卒精於餘路如有所譽其有所試達所試之效  
如此然則陛下何以知達緩急了契丹事達又罪惡顯  
著陛下初不能正其典刑其心豈復有所忌憚也上因

擇將帥之難歎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新美養  
育人才遂可以征伐獫狁而蠻荆來威今朝廷可謂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亦宜為朕養育實才以當  
緩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乏少當由陛下是非好惡  
賞罰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盡故也如趙子幾在  
河北未嘗按一人獨程昉盡力乃興數獄危之昉終無  
一罪可劾惟以壕寨取受杖罪收坐免勘安有一年提  
舉四五處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收坐之理子幾

宣言陛下極稱其能效程昉子幾向在府界真能不畏  
強禦修舉法令陛下每以衆毀疑之臣數辯其無罪及  
使河北更專按盡力之吏以取悅流俗陛下始極稱之  
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務為偷惰取容上曰朝廷獎用程  
昉如此安得不盡力內臣極有願為昉所為者內臣得  
舉京官祖宗以來未有安石曰昉以職事得舉京官不  
知受賂否若不受賂但以要人營職故同罪舉官不知  
於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為昉所為陛下何不降

出姓名代昉職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能平西川然後能保惜陛下長育人材如此則人材乏少臣何敢任其罪

陳瓘論已見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上又歎要一奉

使如富弼之辯者亦不可得安石曰恐不至如此乃陛下祭人材未盡上曰不如何故遠取韓縝安石曰陛下欲用韓縝此小事縝自可了故臣無復論薦且臣若特薦一人徃使即大臣必隨事浸潤其所言不當近習

又探報其所行不如法事既得已即不如已非為無人  
可以及續也 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曾布權三司使

知冀州王慶民言捕得驍捷第三指揮作過兵士八人  
詔為首者陵遲處斬餘皆斬之妻子分配別州軍諸指  
揮為奴婢指揮使王信與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先  
是冀州移驍捷上指揮營入下指揮人情不伏營婦羣  
訴於州將諭之不去杖二人於營門乃肯從而軍士滋  
不悅期以夜燒北使驛已投束緼而雨大作火不及發

又誘激旁營迫王信為變信痛諭以禍福遲明乃定是夕微信軍且亂州幸無事不窮治也然兇徒無所忌日揚揚於市無敢忤者逾年矣樞密院廉知其事奏遣慶民子大理寺丞鎮密受方略以往至是悉誅之既而信不願赴闕詔以為冀州驍捷左廂軍都指揮使賜慶民敕書獎諭焉

六年六月十九日李端愨  
辰年除防禦使政生此事

已卯知河中府太常丞集賢校理鞠真卿落職管勾洞霄宮以察訪使李承之言其在郡不治一歲中燕飲九



十餘會故也王安石白上舊俗大抵多如此陛下躬服  
勤儉此俗已頓革在京兩制非復往時但務過從而已  
上曰館閣亦一變矣 詔自今五路安撫使以下提舉  
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歲一遣使按視具優劣以聞而  
誅賞之其修治排埽城池軍器按視準此如有違慢帥  
臣以下取旨降黜三月十一日韓絳申請宜附此先是王安石請如  
御前閱試法支賜五路諸軍閱試高等者衆皆以為費  
用多安石曰且以河北一路言之凡九萬人若依御前

閱試法歲費十萬緡只消減三四千禁軍衣糧賞賜之費足以給教閱支賜九萬人中若要揀退三四千怯弱人却教得精強即勝如今分外三四千人都教且如去年府界添招三二萬禁軍不知所費幾何以臣觀之若教得見兵精即去年所招兵不招亦得若不教即招得去年許多兵緩急亦與不添招無異去年添招許多兵每歲添費錢物至多今來教閱支賜所費錢物至少然議者以教閱支賜為可惜者習見添兵故以為常未

習見如此教閱故以為異故非之爾上以為然乃令曾

布呂惠卿議法

初七日已有此但不詳爾并初三日初議或通修作一處

又詔熙

河路經略司相度買馬停支折鹽鈔其馬價止以茶銀  
物帛計折賞之樞密院言諸路修建城寨等役兵委本  
處以住營相近分甲次各差使臣管轄察其飲食醫藥  
如有逃死並書其歷以多寡為誅賞至放役日押歸住  
營州軍準此從之

庚辰上語及遼國與董戡結姻於西夏有犄角之勢曰

彼不自修其政事而托婚數千里之外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王安石曰誠如聖諭此吳起所以務在富國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上曰起欲富國強兵則廢宗室之疎屬與官之無用者由此言之欲富國強兵則冗費不可以不省馮京曰吳起以刻暴殺身上曰如此等事恐難先王亦當為之安石曰陛下之言是也然吳起所為自非君子之道故亡其軀爾 詔河北路察訪司相度州縣諸城展拓處標立界至暴掘壕塹課

植材木以聞初議行此吳充以為不足應卒王安石曰  
若陛下即位便如此行則今材木已成就雖不足應卒  
然七年病求三年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上然之又詔  
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氈木製車上  
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是日上與輔臣論清野以  
車自守困契丹事王安石曰事皆可為但於無事時務  
修政刑令節制信於將帥臨時不敢乖戾即事無不可  
為者惟令諸將聽節制不敢違最難以項羽之威然不

免為曹谷之徒違節制致敗然則軍事所急在於節制

而已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詔程昉采車材民車當考沈括所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今年三月五日王安

石云

知熙州王韶言通遠軍自置市易司以來收本

息錢五十七萬餘緡乞下三司根磨推獎官吏從之

王安石為上言風俗有忠信廉耻則人知戴上宗廟社

稷長久故忠信廉耻之士在所尊獎後漢至無政事然

其季末曹操移鼎事隔人存皇甫嵩握重兵於外召之

不敢旅拒者風俗使然故也上曰後漢亦幸爾今有強

橫敵國及跋扈諸侯即不足以存矣安石曰誠然然先  
王既修政事足以強其國又美風俗使後嗣至於朝委  
裘植遺腹而不亂若不務以忠信廉恥厚風俗專以強  
國為事則秦是也不務修其政事以強國而專獎節義  
廉退之人則後漢是也是皆得一偏而已

辛巳討蕩懿洽州蠻賊將官供備庫副使李實殿直胡  
靜等各遷兩官減磨勘一年餘推恩有差 詔荆湖路  
察訪轉運司勘會自措溪洞嘗預征戰士丁所當優卹

事狀以聞後逐司言乞與免七年夏稅死事者支孝贈物從之

壬午廊延路經略司言德靜寨管下小烏等族蕃兵闕戰馬乞借本司封椿錢萬緡委官於渭州德順軍市馬從之 遣供備庫使李希一乘驛詣河北路選不堪披甲馬平估斥賣其稍堪者分給馬鋪及廂軍不披帶軍員 詔河北東路察訪使呂惠卿兼青曹鄆齊濮淄等州察訪使 又詔河北西路轉運提刑提舉司轄下知



州通判除待制以上官精加體量具治狀三等以聞先是上令王安石等易守倅之罷繆不職者安石等既自選定又乞委之監司從之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熙

河路勾當公事兼照管修築贊納克軍馬

此據御集此月丙子已差往鄜

延路按閱今才七日又有熙河之命未詳其故當考

癸未權知高麗王徽表求醫藥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拯於四色人內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先令赴闕

知制誥呂惠卿為翰林學士曾布既權三司使惠卿差

遣如故王安石白上惠卿居常豈有後布其大才豈不可為學士今學士有闕乃闕而不補臣所未喻陛下處人才宜各當其分上曰任用惠卿何以異布但不為學士爾居數日遂有是命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提舉三司帳司勾院李承之為集賢殿修撰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於是王安石欲用承之及熊本為河北京西路都轉運使上既許之尋批出以承之代呂惠卿令王安石別擇人為河北都轉運使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

財用出入數以聞仍自今每歲如此

要見是年  
出入數

上謂

王安石曰呂惠卿言司農寺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  
司農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安石曰誠然人人盡力於  
公家即司農事不憂不集上又言司農都無所按治亦  
不少苟有所聞未嘗不考察苟見違法未嘗不舉劾也  
上又患俵常平官更多違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縣  
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  
置五百員五百員不過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貫

但費十萬貫置官不為冗費也上以為然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竊以敵人妄爭河東界殊無義理止是姦巧生事窺測中國聲言聚兵累歲逡巡自罷其情偽淺深不為難見臣之深慮竊恐兩府近臣過以發言執咎為憂誤用包荒含垢為說一言之失長寇增恥不為細事伏以陛下之馭外敵勢與祖宗不同真宗仁宗意在無為一用至柔凡外敵慢侮請求無不可忍今自陛下臨御講修政事張皇威武外敵之心自惟其僥倖之久懷不

自安故先用此名欲以窺測聖意計較強弱其意自謂  
先事而伐我之謀耳夫七十餘年為祖宗優容土疆金  
幣聘問禮遇意滿慾足復何求哉乃反如此生事端豈  
為難料不過固護疆土貪惜金幣為堅久盟約之計耳  
若謂其欲渝盟絕好臣以為萬無此心陛下禦之以堅  
強則敵心不疑必不至於戰爭若示之以畏屈則敵性  
無憚將不堪其侵擾況今日之來止云辨理經界乃其  
貪冒之臣邀功幸賞以至為此耳今但當委之二府使

不惜使介往復文字辨明禦之以直辭守之以舊約不  
憚歲月之淹久道塗之勤煩使失其本望而沮其後圖  
其不敢妄動而卒歸於無事也必矣且以陛下英睿之  
畧中國全盛之勢而衰敝苟活之國安有不擇利害輕  
動妄作之理耶而又臣之區區竊以陛下以雄才大略  
必欲追祖宗之志有攘外敵之心然自古事以遠慮則萬  
全兵以忿速則常敗今日外敵慢侮若姑禦之以堅強  
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遽

先之以畏屈大為中國之耻則彼不我信而我或將力  
爭此臣所謂莫若守二國之平無增畏屈之恥庶得淹  
以歲月生聚完養有遠慮之萬全無忿速之輕舉也上  
覽奏善之謂王安石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怒非若  
忿速人見侮而怒也安石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  
歆羨誕先登于岸見侮而怒動不思難非謂誕先登于  
岸也上曰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所以能安天  
下之民者不輕怒耳豈與夫好忿者同日而語哉安石

曰陛下所以待外敵者既盡其理彼猶驕慢侵陵之不  
已則我之人莫不思奮且我無畔援敵羨而又置之安  
平之地則往無不勝矣上因論李靖以為兵不過致人  
不致於人一言而已曰敵須致之使來而殺以勝之安  
石曰孫武雖有是言然又數言投之無所往深入諸侯  
之地發其機未必皆致人也上又曰漢文帝雖不能立  
制度以合先王之道而恭儉愛民亦一世之人主也又  
曰秦雖不道無惻怛愛民之心而法制粗得先王之一



二然荀卿觀秦事所以謂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此但為嚴令所迫非若羔羊之委蛇正直出於化之自然也

甲申詔戶絕有分人在外不知存亡者官為錄其財產其不可留者鬻之竝其歸給付 上批趙高近奏乞兌經畧司封樁錢十萬緡就河東近便州軍收糶軍儲用駱駝轉至延州比本路糶價甚有餘息可速施行乃詔轉運司以合應副廊延路秋糶錢物與本路經畧司依

高所奏以時收糴 是日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  
元凱戰死於踏白城先是董戩將青宜結果莊數擾河  
州屬蕃誘脅趙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襲殺河州采  
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七人以書抵思立語不遜思立  
不能忍帥漢蕃兵六十攻之於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  
將轄約止之不可思立將中軍存寶魏竒為先鋒王寧  
策之王存為左肋賈翊為右肋李淦為殿後趙亶策之  
果莊衆二萬餘為三砦以抗官軍自辰及未血戰十合

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寧戰死存寶及存亦被圍思立使人謂淦奈何縱賊馬得過淦不應元凱死之思立等潰圍而出與殿後合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各重傷衆議日晚兵疲宜移陳東坡為砦思立以奇重傷令先移軍嶺上又謂弟思誼及効用馮素曰兵非重傷者無得動復將百餘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兵動思誼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皆潰思立與奇兵百餘騎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

思立曰我適以百騎走蕃兵千餘人諸人無助我者軍  
敗矣我宜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思立少頃再激厲士

卒轉戰數合不能解遇害惟存寶劔思誼得脫

思立信  
間謀致

死具四月二十八日王  
存等死事具五月七日

乙酉詔五品以上官之婢有子者坐罪依律五品以上

妾聽贖犯主情重者依常法

可削

又詔京朝官選人非

在任者雖無舉主聽於銓院及所在官司投狀乞試刑  
名如試中候有舉主應格推恩

丙戌以河北京東陝西久旱詔轉運司各遣長吏祈雨  
又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司體量本路災傷具賑卹事狀  
以聞 詳定令式所言韓國獻穆大長公主月給太  
宗真宗神御香酒等物當罷上曰諸侯不得祖天子此  
固不應典禮惟在京光教院周高祖世宗及諸后像太  
祖親事周禮當有異月給宜如舊餘勿給王珪曰今周  
之陵宮猶有太祖繪像當時嘗有人言不當施繪像於  
彼者太祖曰誰不知朕事周朝又詔慶懿二陵歲時益

加修治

己丑分命輔臣祈雨 詔五路緣邊州軍及大城寨居

人依鄉村法團社立保甲更不教閱專令覺察姦細告

獲一人賞錢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獎令監司點校

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 河東經畧司言嵐石州界秋

田薄收民間闕食已賑濟應災傷戶欠今年及積年稅

糴乞倚閣從之 樞密副使吳充言乞下有司講議階

勲食邑之類使皆粗有實利悉罷汎恩而與正官參用

可減轉官升差遣恩澤不至冗濫訖不果行 通判齊  
州胡湘鄜州高士倫並衝替以察訪司言湘等奉行新  
法措置乖方故也 樞密院言涇原弓箭手累經熙河  
路策應除已差禁軍一千人替上番弓箭手歸本路外  
欲遣內臣往涇原體量仍相度合行賑卹事以聞上批  
近已遣李憲按閱鄜延路諸軍就令憲往涇原體量相  
度仍遍告諭弓箭手自今止暫時勾抽策應更不分番  
屯戍尋詔憲就熙河軍前移文取索修具不須自至涇

原

此並據御集具一此月二十一日事其二三月一日事今并書之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

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葉濤處州人史

逸其事迹

辛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二員東西上閣門使共六員客省引進閣門副使共八員閣門通事舍人十員內閣門副使以上並依諸司使副條例磨勘閣門使



以上遇有闕改官及五周年者樞密院檢舉施行如歷  
閣門職事後犯賊私罪狀以上事理重者當遷日除它  
官閣門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闕遷者加遙郡  
特旨與正任者引進使及四年轉團練使客省使四年  
轉防禦使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黃

履乞免御史從之

據馮山所上書云履緣論市易事免  
御史與鄧潤甫三月初九日所言不

同當考

是日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憲往熙河勾當公

事今軍行豫議其坐次可依奉使例進呈安石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則王韶節制於景思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則李憲又同三軍之政如此任將恐難責成功上言韶自要憲安石曰軍中豈樂有此輩但不得已耳韶昨知王珪嘗止憲行方謝珪今韶意不過防異論欲憲為保證也上曰不然韶言執政不欲憲在軍中臣實賴其議事願陛下勿泄臣言安石曰河州之行太遽韶乃言被憲督迫故舍此倉卒兼王珪問韶出軍日不佳韶亦答云憲欲急行王珪遂具奏其事安石曰韶與臣言

憲不如王中正第憲惡中正故不復得來上曰韶何故如此前為朕言王中正極疎略不可與計事又曰憲極可使令若遣去有敗事定歸罪於憲如此即難遣去安石曰不遣去甚善上曰人亦無方類如王繼恩平蜀豈可以宦官不用韶自要憲安石曰陛下更當察人情實不知王韶要李憲若韓信要李左車問其兵計止要得陛下一親信人在軍中以塞讒訴之口而已上曰高遵裕去武勝軍時極言不可及去河州又言不可俱有奏

狀然不廢獎用也安石曰人臣各以所見言上雖不可用不可加罪若違節制即於法不可貸上曰遵裕言不去既不罪即李憲要去有何罪安石曰先王制政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遵裕為不及時則李憲亦為先時何則河州之役兵未集乃遽出誠為倉卒也上又怪韶進退異言安石曰韶無他欲李憲在軍中保證其所為以抗異論又畏外庭非其附託宦官故不欲漏其奏請而更云不欲憲往爾大抵人臣罕以實事言上此所以陸

下多不能得事之情也然上卒遣憲往熙河他日安石

問上憲常留在彼否上曰事已即令還不常留也

安石問上

日錄在三月十一日今附此

先是安石與王珪同白上因李憲往諭

王韶少留效用人省浮費上令作文字與安石曰恐不須作朝廷文字陛下以聖旨諭之彼得聖旨亦有辭以拒來者及裁省公費今一最下士人亦須月費百千以上而往者無已窮邊錢難致如何經久昨臣已令人致意王韶今事功畧就人之多言更在於傷財不比初舉

事士人憚徃至於供給皆可裁減兼效用人徒費官賞不如以其財專撫養鬪士也及是上又令憲詣安石問復有何事諭韶安石具為憲言之

此據日錄乃二十三日事今附見

上論及河北財用器械患契丹之強自太宗以來不能制王安石曰太祖經畧諸僭偽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不敢旅拒自太宗以來遂敢旅拒者非為我財用少器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計故爾郭進守西山可謂盡力以儉人讒說故困迫至於自殺如郭進者既自殺即

儉巧能憑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為用雖有犯法必獲遊說之助以免如此則契丹何為不旅拒自太宗以來其失計皆以此類非以器械不足財用少故也上聞此矍然安石自叙云時景思立憑附李憲干師律上不

肯治故為上言此

日錄繫此事於三月十五日按此時景思立已戰敗不應更言其憑附李

憲干師律或言此在前而日錄誤繫於後也二月二十三日安石諭李憲不當在王韶軍中因附見此事

王安石又白上今陛下欲討滅夏國夏國誠為衰弱可以蕩除然如前日資政計議即恐平夏國未得王韶乃

欲用蔡延慶為帥陛下又欲用李承之為帥詔既論奏  
延慶為帥退又與臣言欲得張穆之為帥詔意苟取可  
制不為異議殊不思邊面相去闊遠緩急詔既不能躬  
親臨履若令蔡延慶輩出師照應緩急如何不敗邊事  
昨熙河羌人皆無部分烏合之衆易以斬獲取功賞又  
利於擄掠故士卒樂奮此但比舊日沮怯之兵粗為有  
氣若遇堅敵節制既素不為人所信而士卒不見擄掠  
斬獲取功賞之利即必渙然離潰尚安能如取熙河洮岷



之易耶上曰若不試之於堅即兵何時可用安石曰須於脆敵試兵因示之節制使知所憚然後可用於堅敵安有試之脆敵曾不能立節制乃用於堅敵而勝者若王韶能正景思立違節制之罪斬之則士衆自是肅然知法臣敢保王韶五分可以平夏若河州城下復能盡斬所獲殺降之卒臣敢保王韶七分可以平夏景思立違節制不能治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河州殺降之事又不能行法乃送與思立思立遂大半放

却思立自是罪人如何更將罪人送與為將如此臣實  
憂其士卒不知節制而為亂安敢保其平夏李憲昨盛  
言河州人攻城兩日無功故殺降情可恕不宜不賞臣  
以謂用兵若即恃賞賜望其致死非所以用兵也人利  
賞賜即惡死事大敵堅進即有死當此時如何能以賞  
賜使人致死臣以謂士卒素見畜養一旦令攻城若不  
進而退即有必死之刑如此然後人肯致死若令士卒  
都無畏節制之心而但有利賞賜之意即恐賞賜未能

盡得人之死力今夏國雖衰弱然緩急豈無宿將蒐擢  
勁兵數萬亦豈難得臣恐素無節制之驕兵卒然遇之  
必誤國事陛下必欲經營夏國直須令王韶以計內間  
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領未可輕動假設能破夏國之半  
彼以其半國求合契丹契丹以唇齒之故豈肯遽已以  
契丹之衆加夏國之半臣不知王韶能辦此否上極已  
為然

壬辰錄破朗家族功以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景思立

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皇城使苗授為西上閤門使供  
備庫使韓存寶為皇城使文州刺史引進副使帶御器  
械王寧為客省副使減磨勘三年依舊帶御器械餘遷  
資有差時思立與寧已戰歿朝廷未及知也 詔諸路  
緣邊州軍應邊軍機地界不下司文字並於長吏廳置  
匱封鎖編目錄申安撫總管安撫使都總管到任具交  
割事目申樞密院逐房掌之

乙未知大名府韓絳奏百姓羅秀狀捕殺劫賊逮小二

等及指引捕獲徒伴高欒薛直二人先是安撫司嘗令  
出榜諸色人告捉如獲逮小二支賞錢三百緡并第二  
等酒場如獲以次徒黨除依條支賞外仍益支五十緡  
其羅秀合得榜內半賞而本條徒中告首乃無支酒場  
之文上批方今河北所在災傷百姓流亡乏食日去最  
可憂者盜賊結集漸多為公私之患如羅秀功狀實宜  
優獎以勸來者可特與一下班殿侍充大名府路安撫  
司指使委之專切緝捉強惡賊盜庶使干賞之徒有所

景慕姦兇小人難於合黨 是日上始聞景思立等敗  
歿熙河路經略司具奏也開天章閣延訪輔臣樞密副  
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  
丙申上批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廣南等處  
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幾不  
至乖張別貽大患 又批秦州見闕兵官可詔張詵令  
且留王中正在州照管防守城池軍馬

留王中正據御  
集中正七年正

月以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涇原路鈐轄復管勾  
皇城二月詣熙河募弓箭手不知何故在秦州當考

是月割秦州大潭長道二縣隸岷州白石鎮隸長道廢

遼州入遼山縣隸平定軍廢平城和順榆社三縣丹州

雲巖瑜州南州廊州三州並為鎮

實錄於此又書割涪州隆化縣隸南平軍

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乃建南平軍九域志因實錄之誤今合此入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南平軍後



